

開放文學 – 神鬼仙俠 – 龍山四友 二十三、異獸紅牯的威力

虎女笑道：「要我答應容易，但須聽我的話。」公亮大喜道：「我愛四妹勝如性命，赴湯蹈火無不惟命，請快說出，斷無不遵之理。」

虎女笑說：「既肯聽話，便請把手放开。」

公亮心中不捨，但又不能反悔，剛將手微鬆，虎女笑說：「這樣更癢，你坐到前面來，對換一下，我扶著你同騎也是一樣。莫非只許你們男人親熱，女子就不能隨意做主麼？」

公亮喜道：「這樣更好！早知兩心相同，我早向你求婚，也少好些天的愁慮。」

虎女答道：「你想得真好。實不相瞞，我在救你脫險以前，雖然有人勸我嫁你，我還覺著你有好些地方不如我的理想，不過彼此投緣，願意和你一起。我又生長山中，沒有你們所說那些男女之嫌，形跡上自然親近一點。直到今早崖上觀敵，心中還是空空洞洞，並無別念。」

「後來不知怎的覺著你好，你又和我影子一樣寸步不離，想起好笑，一時心軟，容你稍微親熱，你便得寸進尺，沒完沒了，鬧得我心中無主，一面覺著你對我實是情深愛極，這才感動，心中答應。如論彼此情分，自然將來必好。」

「至於你所說志同道合，以後通力合作之事，卻要你做出來看，暫時我還拿他不定。如在兩三日向我開口，就不和你翻臉，也必對你看輕，決不會像平日那樣親密。你當我是真個容易打動，單憑几句甜言蜜語，做些醜態，就答應的麼？」

公亮聞言越發感幸，驚喜交集，一面依了虎女前後倒換，越想越高興，又說了好些未來計劃，虎女見他滿面喜容坐在前面，也不再動手腳，便把身子略微坐近，笑說：「我們以後成了夫妻，自然彼此恩愛。但我不喜人這樣糾纏，須和平日相對一樣，其實心中還是愛你，你看好麼？」

公亮笑諾。又商量回到村中如何說法，是否暫時不提，等到成婚前一日再說。虎女笑說：「男婚女嫁，人之常情，這又不是壞事，何必怕人知道？我也知道我二人形跡親密容易引人生疑，今日寇兄、七弟已故意避開，我二人又常騎一虎出遊，難免背後談論。莫如爽快回到村中先向各位弟兄姊妹明言訂婚之事，反少許多無謂拘束，越大方自然越好，你看如何？」

公亮正在贊好，忽聽前面竹吹之聲，遙望香粟村旁橫嶺業已在望，知道嶺上守望的人業已看見，正用竹吹通知村中的人。必是寇、秦二人早已回村，眾人久候不至正在懸念。

虎女笑拍虎頸道：「虎媽，你只想我嫁人，故意走慢，累得人家擔心。離村已近，還不快走？」

那虎一聲歡嘯，突然加快，往前飛馳而去。

公亮回頭笑問：「四妹，方才你說虎媽奉命而行，又有一人勸你嫁我，定是一位前輩異人。四妹山居多年，以前不與外人見面，近來只認得一個鐵漢和安樂洞避難的那些土人，他們決不能做你的主，也無人能通虎語，莫非你那老恩師回來了麼？」

「昨日我二人同臥洞前山石之上有些時，醒來天已不早，你那上下兩洞我都去過，除小風外從未見到一個生人。他老人家如其回山，斷無不令我拜見之理，此人是誰呢？」

虎女方說：「這位老人家暫時不令我洩露他的蹤跡，就是你猜得對，在未除惡霸以前我也不說。」

公亮還未及答，虎已由林旁馳過，連越兩處崖澗，走上大路。

到了谷口小山之下，沿途竹吹網起。因虎由嶺後繞向前面，相隔守望之處頗遠，那些防守的村人都只遠遠吶喊歡呼，彼此揮手示意，並未交談。虎行又快，轉眼便到山旁，谷口防守的人剛剛聞聲趕出。公亮忽然想起女賊蕭五姑手下徒黨被殺之事還未向防守的人通知，令其戒備。正想將虎喊住，先向守望的人分別傳知再行走進，秦真、秦成同了尹公超的愛徒伊萌忽由谷中同騎一虎飛馳而出。

雙方對面一問，才知公超師徒業已先到，並在途中發現怪獸紅牯抓殺二賊，來賊暗器凶毒，不是紅牯靈警，身堅如鋼，幾乎受了暗算。公超先還不知那怪獸是自己一面，看出厲害，正在旁邊窺探，以為二虎相鬥必有一傷，想等剩下一面再行下手將其除去。忽有一異人發話警告，才知紅牯奉命而來，所殺二賊均是女賊婆蕭五姑門下兩個得力徒孫。

未遇紅牯以前曾在途中談起，女賊懷恨多年，曾用十五年苦功，連同五個男女賊黨，各練就五蓬葵花飛針，正想尋訪婁氏兄弟下落，恰被大盜老賊花五得知。花五年才六旬，雖比女賊婆要小十多歲，年輕時節原是女賊最得寵的面首。彼時花、劉二賊尚未得到官軍搜捕之信，因受巴賊重托，自己恐樹強敵，不敢冒失犯險，朋友面上又交代不過，正在為難，無意中遇見奉命查探婁氏兄弟的賊徒，心想借刀殺人，一舉兩得，便把雙俠隱居黃龍東山香粟村之事告知，並還寫了一封親筆書信，請蕭五姑師徒八月十五去往劉賊家中赴宴，慶賞中秋，就便敘闊，商計報仇之事。

賊徒拿信剛走沒有多日，便得到警急的風聲，恐女賊無心撞上，一面和劉賊變賣家財，帶了金珠財貨，率眾人山，往巴賊莊中隱避，一面命人連夜迎上前去。蕭五姑師徒已得信趕來，為防被人看破，形蹤也極隱秘。師徒十餘人分成兩三起，因知劉賊十七生辰，先命三個男女徒孫當頭運送禮物，去在劉家拜壽。下餘全莊香客隨後起身，雙方只差一日途程。中途遇到花賊派人送信，請他師徒改道，直赴黃龍西山巴家慶相會。

這三個來賊自恃師傳武功，膽大驕狂，並未把強敵放在心上。只分出一人趕回送信，下餘二賊便跟著趕了下來，因是十六早起才到，與花、劉二賊相差只有兩個時辰，途中業已睡足，到時和劉賊匆匆談了幾句，得知老賊花五已為敵人所殺，不由大怒。正用酒飯，聽見外面亂成一片，便隨凶僧等相繼追出。

等到崖上，公超師徒業已走去，二賊哪知深淺利害，急於立功逞能一顯本領，便向為首諸賊討令。偏巧和凶僧同來的有一老賊也是女賊蕭五姑的舊好，昔年受盡挾制，吃過大虧，表面不敢違抗，心中恨毒，明知東山諸俠厲害，方才走的師徒二人更不知是何來歷，二賊此去凶多吉少。

為想激令二賊上當，以便激怒蕭五姑去與東山諸俠拼命，他好坐觀成敗，不論哪方傷亡，均可快意，便在旁邊拿話一僵，二賊年輕氣盛，本領也實不弱，便不聽別的賊黨警告，非但強要探敵，並還想給東山諸俠看點顏色，也帶幾個人頭回去。凶僧和眾賊黨攔他不住，只得答應。

二賊問明途向，因聽說方才有兩個蒙面白衣人由後崖逃走，妄想追上殺以報仇，連正路都不走，意欲仗著一身輕功，翻山跳澗橫斷過去。總算凶僧覺著先走兩個強敵本領驚人，便自己追上都難取勝。二賊武功雖高，決非這師徒二人之敵，再三囑咐，沒有說出公超師徒是由崖頂走去，所指方向略偏。

並說：「敵人甚多，另有一個白衣蒙面騎虎少女和所騎猛虎更是厲害，行蹤飄忽，防不勝防。此去重在窺探敵人虛實，不須倚仗匹夫之勇，就能殺上幾個村人也不濟事。我們原意近日來此擾鬧的敵人多不相識，好似並非東山來人，內中只有一個婁公亮是被虎女救走，昨夜今早也無人見他出面，卻被殺傷多人，鬧得天翻地覆。」

「以前只當虎女一人來此擾鬧。方才和主人仔細商計，分明虎女另有巢穴，同黨不止一個，並還個個厲害。看婁公亮逃後不見再來，此人雖被擒住，並未受傷，虎女前夜將他和鐵漢同時救走之後，跟著又來莊中殺人放火，連次大鬧，婁公亮竟未回來。」

「也許雙方以前還不相識，婁公亮覺著婁氏雙俠多年威名，如今被一女子救出，心中愧憤。又知這裡人多勢盛，雖想報仇力還不濟，故此暫時沒有舉動。照此形勢，多半東南山一帶森林之中還有一起潛伏的敵人，恐比東山這班敵人還要厲害，此是未來心腹

之患。我們業已商定，第一步先將騎虎賤婢的巢穴尋到，探明虛實，將人擒來報仇之後，再與東山敵人一分勝敗。

「這等做法穩當得多，湊巧還可多得一處根基，免得我們人多，單是香粟村的地利不能容納多人，如將原有的人殺光又無人力耕種。香粟村土地不多，最好再有一處肥沃之地。斷定這是兩起敵人，騎虎賤婢比東山諸敵還要費事。不是五太婆和令師徒與婁氏弟兄有仇，最好不去東山。先探明這騎虎的賤婢，把昨夜今早來此擾鬧的仇敵蹤跡虛實查探出來，方為上策。

「昨日莊中有一少女逃走，往追的人都有本領，無一弱者，雙菊花師徒更是厲害，連本莊相繼追去的共有十幾個能手，非但無一生還，到了半夜敵人竟將人頭全數送回，兩處守望的人也被殺死，無一保得性命。東山離此頗遠，往返百餘里，休說大半日內將去的人全數殺死，並將所有人頭送回，便是武功稍差一點的人，空身往返也未必有此快法。

「我們去的人又有十好幾個，便非敵人對手，多少也應逃回一兩個，何況他們都有極好武功。雙菊花師徒何等力大身輕，機警靈巧，竟會全數送終，死得那麼乾淨。我們未來以前，莊中單是新來的各路英雄便有好幾十位，主人加上原有教師打手有好幾百，至少有幾十個武功好的，又當宴會之際，那多有本領的人在場，聽方家五鬼說，敵人在崖上的共只虎女和有限幾個同黨，年紀都輕，那掛人頭的更是一個幼童，看那打扮，一個也不和香粟村那些村人相似。

「除蒙面兩師徒外，另三人中兩個穿著長衣，像個文人，雖都生得矮小，發話的一個像是蒲城人，也與主人所說婁氏弟兄口音不對，一個年紀稍長的都沒有。要有婁公亮在內，他兄婁公明不會不來，人更不應來得這少，此事奇怪。你們可將信號火花帶去，此去探敵必須留神虎的蹤跡和那森林一帶。一則路近，遇事可發警號，二則往返方便，不似東山相隔大遠。深入虎穴，多大本領也打不過人多，真要非去不可，也要見景生情，相機行事。」

白馬寺二凶僧何等驕狂，都是如此說法。二賊雖未追上公超師徒，對於所說的話竟絲毫不曾在意，路上談起，還笑凶僧膽小，空負盛名。本定直赴東山，也許不會死得這快，走著走著望見前面不遠有一片大森林，空山無人，天氣又好，陽光照在樹林上面，遠遠過去鬱鬱森森，山風一吹，湧起千層碧浪，氣象甚是雄闊。

想起凶僧所說虎女生得十分美貌，二賊前在太行山中常出打獵，打死過幾隻虎豹，自命打虎英雄。心想一隻老虎，也值得這樣大驚小怪？前面便是所說森林，虎女巢穴如真在內，或與路遇，只消用毒藥暗器先將那虎打死，便可將人擒去，就地快活，帶回獻功，人前顯耀。一個便說，森林地大，空山無人，無處尋她蹤跡。不如想法子引她出來。

好在東山相隔尚遠，何不就試她一試？二賊都是年輕氣盛，心驕膽壯，越想越得意，一時高興，便往前面森林走去，沿途故意大聲說笑，亂打呼哨，以為師傳輕功急逾奔馬，又有幾樣毒藥暗器，便是敵人稍多，寡不敵眾，怎麼也能脫身而回，多少還可用暗器傷他兩個。哪知虎女不曾引出，卻將異人和紅牯相繼驚動。

那位老異人原在森林之中，遙聞虎嘯相應，覺著當夜中秋佳節，敵我雙方均在歡宴賞月，虎女此時怎會騎虎夜出？紅牯已先逃走，令往西山一帶窺探虛實，以防賊黨到後仗著人多去往香粟村侵犯擾鬧，東山諸俠萬一疏忽沒有防備。

不料會是東山這面先行發難，忙即趕出登高一看，果是虎女一人在前，公亮、秦真並騎一虎在後，雙方剛剛會合，正將日裡所藏的賊頭，連同香粟村外那些死賊的人頭並在一起，往西山境內馳去。

眾人黃昏前所殺來賊屍首已早掩埋，人頭卻分兩起藏好。一處最近，掛在嶺前大樹之上，虎女出時已先順便取走。公亮、秦真聞報虎女孤身遠出，忙同騎虎追來。虎女聞得後面虎嘯，便將虎停住。三人會合，想起附近還藏有幾個人頭，乃虎女等日間所殺，索性都給巴賊帶去。

秦真知道公亮所愛並非巴賊之妹，乃是虎女，以前疑念全數冰消，好生高興，巴不得二人早成連理。知道虎女天真，公亮當著自己還不好意思，當時將坐騎更換，一見人頭全數取到，故意搶先將那十幾個人頭頭髮挽好，全數掛在自己虎後，使公亮無法與之同坐。

還未開口勸說，虎女已先喊道：「七弟把這些死人頭掛滿虎身，血腥哄哄，人坐其上多麼骯髒。我方才提著幾個走了一路都嫌腥臭，有的血水未乾，沾在身上豈不討厭？三哥快來和我同騎，讓七弟一人騎吧。」

公亮聞言自合心意，忙即坐了上去。秦真暗中好笑，也不說破，三人一同騎虎進發。快入莊前，還被伊萌偷去了兩個，後來見面方始得知。

中途換虎時，異人正在左近山崖之上，全都看去。先覺此舉太險，容易當時引起雙方惡鬥，時機未至，難免還要傷人吃虧。本想趕上前去攔阻，不令冒失。後見虎女、公亮互相愛好，情發乎中，自然流露，想起平日心事和近日與虎女相見所說的話，知其天真剛直，借此一行雙方正好親近。

跟著又見公明由下追去，後面還有幾匹快馬，才知東山諸俠商定前往。公明足智多謀，劍術本領又高，決不輕發。雖未趕往前途攔阻，仍不放心。紅牯又來回報，便在暗中尾隨下來。一直候到天明，男女諸俠已快起身，方始回轉。因無事，走得較早，沒有看見二賊由後追來，虎女等四人剛由賊巢退出，料知無事，便先回身。

到了中途，不知紅牯已回，正在前面林中彩吃松子，方想紅牯並未出手，如何不知去向？忽見二賊一路說笑歡呼而來，看出賊黨，一面暗中尾隨，把所說的話全部聽去。異人最愛虎女，一聽二賊出語污穢，存心凶毒，不由大怒。因已多年不曾出手，正想給二賊一點厲害。二賊不知死星照命，這一路狂吠業已惹下殺身之禍，就此回身還難免於無事，偏往刀尖虎口硬撞。

走著走著，瞥見旁邊一片疏林，內裡除幾十株疏落落的老松外，還有好些棗樹，上面結滿山棗，業已熟透，隱聞內裡還有枝葉騷動之聲。

探頭一看，一株大松樹上蹲著一個似人非人、似猿非猿的黑色怪獸，二目金光如電，遠射數尺，正在彩吃松子，飛騰跳擲於松枝之上，動作如飛，週身茸毛油光水滑，又黑又亮，手腳和人差不多，但比人大，看去剛勁多力，顧盼之間威猛異常，稍微差一點的樹幹被牠無意之間一抓就碎，彩到一捧松子，用兩隻毛手合攏一搓殼便粉碎，一口氣將皮砍去，剩下數十粒雪白鬆仁，放向口中大嚼，跟著伸手又彩。

二賊立在旁邊竟如未見。換了常人見此怪獸，不必再論爪牙，單那身輕力猛和那一雙金光電射的凶睛，也必望而遠避。難得對方未存惡意，如何反去惹牠？二賊一則天性兇殘，最喜殺生，又因新學會的暗器蒺藜手箭剛剛到手，還未用過，非但不走，反想拿牠試那毒箭。互相商計，說這東西似極靈警，我們每人一面打牠兩隻怪眼，看誰能有準頭，就便試試新練毒藥的威力。說罷便一人一邊，離樹兩丈分將開來。

二賊也真膽大，以為紅牯只有半人來高，雖然形態威猛，看去不大，毫未放在心上。上來連刀都未拔出，只拿了兩樣暗器，滿擬一發必中，當時倒地痛極慘號，轉眼痛死，失去知覺。哪知紅牯通靈異獸，所說的話全被聽去，心雖有氣，先守主人之誠還不敢任性傷人，正朝二賊怒吼發威，想要將其嚇退。

哪知二賊不似山中猛獸，一聽吼聲便自膽落亡命逃竄，一點不知厲害。一個還在故意引逗為樂，一個便將蒺藜手箭照准紅牯雙目打去。紅牯自是怒極，因聽出箭上有毒，隨手用所折樹枝一撥，打落地上。二賊還不知進退，見牠一個野獸如此靈巧，竟用樹枝將暗器打落，俱都好奇。

一時興起，由慢而快，由少而多，正將各人身邊暗器相繼取出，紛紛朝上打去。忽聽樹後好似有人說話，怪獸仍蹲樹上，雙手各持樹枝，一面亂揮亂舞，打得二賊的暗器滿地飛舞；一面偏頭朝下靜聽，彷彿那人與之相識。

心中一動，正在厲聲大喝：「什麼人在此說話，莫非這東西是你家養？快滾出來，大爺要問你話！」

說時，內中一賊竟乘紅牯偏頭樹後傾聽分神之際，左手蒺藜手箭，右手連珠毒藥藥鏢朝上打去。紅牯微一疏忽，差一點沒有被他打中耳根要害，就這樣還將左耳外輪打中。二賊力猛手沉，又快又准，不是天生異稟，皮肉堅韌，只被毒鏢打破見血，中了鏢

毒，便難活命了。

紅牯天生異獸，多麼猛惡的猛獸蛇蟒全都望影而逃，自被主人收服以來，還是第一次吃虧。當時負痛激怒，又聽出主人口氣未加禁止，立時一聲低嘯飛馳下來。

二賊先見怪獸蹲在樹上，只管跳縱招架，連聲低嘯發威，始終不曾下來，未免疏忽。以為對方只會閃避招架，不敢反攻。不料來勢這等神速，猛覺金光射目，急風撲面，再想縱避回擊已自無及。刀剛拔在手內，身剛往旁縱起，還未落地，猛又覺身上一緊，好似中了一把鋼鉤，一口氣未緩過，刀先被紅牯奪去，人也甩向一邊，骨痛欲裂。

另一賊見狀大驚，一面拔刀，一面亂發暗器，上前搶救。百忙中瞥見所發暗器打在怪獸肩背頸骨之上全數震退回來，彈落地上，一箭也未打進，才知怪獸除了五官要害，週身刀箭不傷，越發心驚。就這樣還想由後暗算，刀剛揚起，紅牯已旋風般反撲過來，一手將刀奪過甩向一旁，那賊虎口立被震裂，慌不迭便朝同黨縱去，這時二賊只要稍知悔悟，或是逃走，或向樹後那人悔過求饒，雖然苦頭吃定，就此停手，多少還有一線生機。

偏是凶橫過甚，又因那一套毒箭丟了可惜，手中兵器也是百鍊精鋼打造，不全取回，如何去往東山探敵？死在臨頭，不特沒有悔禍，既恐回去丟人，一心還想尋找虎女和東山敵人下落，剛聚在一起，往旁縱跳，忙中回顧，怪獸沒有迫來，又生惡念，竟將女賊蕭五姑師徒日前挑選下來不用的數十根毒藥葵花針和噴筒取將出來，掩身樹後，互相商計，借著大樹閃避，左右夾攻去打紅牯雙目和咽喉等要害。驚疑膽怯之中忘了怪獸樹後還有一人。

他這裡剛用兩枝毒鏢朝前打去，想要激怒怪獸迫來，好下毒手，紅牯早就恨極二賊，只為主人法嚴，雖未禁止回手，也未發令殺賊。去往西山探敵以前又曾奉命，如非虎女等遇見強敵，情勢危急，不許上前，更禁隨意殺人。心有成見，先試探著抓了二賊一把，見主人沒有表示，業已放心大膽，準備下那毒手。為防受責，又恐主人借此試探，二賊雖然該殺，未奉命令一樣犯規，打算問明再發；二賊不知死活，一發毒鏢，當時激怒，飛身縱去。

二賊原是一左一右，一個發鏢誘敵，一個由側面暗發飛針暗算，手中噴筒剛往外一揚，一蓬長約寸許的黑色毒針剛如暴雨朝外飛出，猛覺斜刺裡飛來一股急風，大蓬飛針立時往側飛灑落地，隨時有人大喝：「紅牯留意面目，此賊毒針厲害！」

聲才入耳，怪獸已飛也似撲向樹後。發鏢那賊平日那快身法，也未逃脫，竟被怪獸一把抓起，一聲慘號，便隨手飛起，甩回原處。林內手中噴筒毒針也被怪獸劈手奪去，也未發出，才知不妙，無心再顧同伴，慌不迭穿林而逃。初意林中樹木可以閃避，剛逃不遠，一股急風由後撲到，吃怪獸一把，連背脊骨抓斷了好幾根，當時慘號身死。

公超師徒正由當地經過，因在途中伊萌腹饑，彩吃了一點山果，意猶不足，遙望前有棗林，欲往彩折。遙聞怪獸低吼，聲如銅鐘，等到二賊慘死，異人忽在樹後發活現身，告知前事。公超原知女賊師徒厲害，料其不久必到西山，再見二賊人頭又被送回，女賊昔年最是凶狠驕狂，覺著身還未到，先就丟此大人，定必尋來拼命。

便巴賊等同黨想要勸止也必不聽，就許當日黃昏前後趕來。女賊師徒心毒手狠，照例見人就殺，恐村人無心相遇送了性命，便和異人匆匆談了幾句。問他姓名，只說不久自知，也未明言，一面正命紅牯拾那葵花毒針，尚無離去之意，只得告辭先回。

一到村中，便令公明、秦正通知全村人等，只見老年和中年女賊便須格外留意，先發信號，不可硬敵。這時公明先回，公遐、秦真也同騎虎回村，聽完前事，公明深知女賊行動極快，本領又高，說來就來；又見虎女、公亮落後太久，此時還未回來，恐其遇敵，便令秦真騎虎往探，就便傳令。

秦成、伊萌也要跟去，三人一虎同時趕出。到了口外，秦真知道二虎嘯聲常時互相呼應，可以聽出老遠，正想命虎吼嘯，虎女，公亮已同回轉，匆匆談完前事。秦真聽公亮說起途中訂婚之事，好生高興。知道公明等都盼二人早成連理，知此喜事定必欣慰，忙令秦成速回通知村人，就著當夜月光正圓，備酒為二人賀喜，自和伊萌騎虎傳令。

公亮、虎女剛一人口，連聽沿途歡呼之聲，眾村人紛紛趕出同聲賀喜。

虎女笑問：「你們這裡的人信息真快，方才那人剛走不久，共總幾句話的工夫，我們訂婚之事如何全都知道？莫非我們騎虎還追他不上嗎？」

公亮笑說：「成姪人並未走到村中，我們早已趕在他的頭裡。此是這裡的人平日受過訓練，想是因我二人訂婚歡喜過甚，想使大哥他們和全村人等快點知道，按照平日遇見非常之變，或有強敵對頭突然來犯，用口頭傳報之法，一路互相傳報過去，否則不會這等快法。四妹嫁我非但是我三生之幸，比做仙人還要快活，也是全村弟兄姊妹大喜之事。

「我們這裡一向安危與共，喜樂相同。我有你這樣一位賢妻內助，將來必為大眾出力，多做不少的事。他們早就知你美名，昨日你來，都恨不得你能搬來此地，不要離開。忽然聽說就要嫁我為妻，自然歡喜。你如不信，人總沒有虎快，村人有一多半都住在湖的東北岸，相隔更遠。我們一到樓上稍微露面，他們必有舉動，你一到就知道了。」

虎女一聽村中眾心如一。對於妻氏弟兄如此敬愛，對於自己這樣歡迎，也頗高興，笑答：「自來不是冤家不對頭。我們訂婚喜事，成姪卻當對頭來犯，用緊急信號傳播全村，可見你這人真是我的對頭呢。」

二人在虎背上說不幾句，業已趕到所居樓前。剛進竹林，林蓉、公遐、秦正已當先迎來，剛一見面便同聲賀喜。跟著，便聽全村各地起了騷動，到處都有歡呼之聲隱隱傳來。等到二人縱下虎背，和公遐等三人走往樓上，公明正陪公超同坐面湖平台之上，桌上還放著好些酒餚，空著兩個座位，公亮見天已過午，恐虎女腹饑，正向公超引見，一同坐下，待向二人說那經過，忽聽鞭炮鑼鼓之聲四起。

公明笑道：「三弟四妹喜事業已傳遍全村，本定今夜要為尹七兄師徒接風，照例中秋盛會還有一夜歡宴，又有這樣大喜之事，真個花好月圓；再祝你二人白頭偕老，永遠快樂吧！」

虎女人本豪爽，來時還說一到村中便向眾人明言，不知怎的，見了公明等人竟會面紅口吃，一句話也答不出來。偷窺台下，遠近村落中果都得到喜訊，全村男女老少紛紛擁出，有的還打著鑼鼓，放著鞭炮，齊往樓下面趕到。樓前的人越來越多，紛紛議論，都說妻氏弟兄全村福星，自從遷來村中，大家全都分有田地房舍、耕牛農具，同心合力，勞逸與共，沒有一人失所，日子越過越好，終身感激，無以為報。

妻三爺為了西山惡霸，近又常時犯險，日前被人擒住，幸虧騎虎俠女雲姑娘將其救出，和他們恩人一樣。難得天生佳偶，訂了良姻，真乃大喜之事，為此趕來賀喜。因恐樓小人多，容納不下，沒有上去。少時人數到齊，須請三爺和雲姑娘當眾出見，接受他們賀意。由全體村人準備喜筵慶賀，並請告知婚期，希望早日合普，同借到老，福壽無疆等語。眾口一詞，歡呼不已。

虎女心雖越發高興，正想人家盛意，少時難免當眾答謝，如何說法？林蓉見她頰暈紅潮，將頭微低，一言不發，全是一片少女嬌羞；想起她平日孤身騎虎，飛馳叢山峻嶺，茂林豐草之間，劍光如虹，叱咤風生，殺起賊來宛如兒戲，獨居荒山古洞之中，何等英雄殺氣，此時竟似換了一人。心方暗笑，覺著男女之情真個奇怪，這樣一個轉眼之間，竟會變得這樣溫柔腼腆。

虎女忽然停杯欲起，恐其犯了小性，連忙拉住，低聲說道：「方才四妹走後，我和兩個本村姊妹閒談，知道好些風俗。這裡的人全都率真，他們因你救了三弟，全都對你感激敬重，再聽你們結為夫婦，自更高興，四妹不可辜負他們好意。」

虎女低聲笑道：「我往賊巢鬧了一夜，昨日來時又殺了兩賊，新換的一件衣服上下都是皺紋，加上滿身風塵，如何好見他們？幸而昨夜來時，三哥想讓我多住些日，帶了幾件衣服，都是小鳳和安樂村中兩個姊妹所制，放在你的房內。想乘他們人未到齊以前打盆臉水，稍微梳洗，換一身乾淨衣服，免得大自日裡被人看了笑我。蓉姊和我同去如何？」

公亮坐在一旁，見虎女想要走開，沒聽清所說何語，也恐心上人性大剛直，萬一不肯當眾出見，使眾村人失望不歡，心中愁急，又不便公然攔阻。

一面和林蓉使眼色，口中笑說：「四妹你還未吃什東西，他們都想見你，為何離開？」

虎女低聲笑答：「你管我呢。」

公亮還要再說，林蓉接口道：「四妹有事，由我陪去，一會就來，人還不曾到齊呢。」公亮聞言才放了心。

林蓉便陪虎女一同走住房內。村中來了外客，例有兩名村姑輪流照應。林蓉將其喊來，討了溫水。好在林蓉先有準備，梳洗用具俱都現成，內裡還有一個小套間，更衣方便。虎女由林蓉相助，梳洗停當，正在更衣，耳聽樓下笑語喧嘩，同聲請新人出見。

虎女忙請林蓉代為傳話，說是虎女往來西山，滿身風塵，正在梳洗更衣，以便竭誠拜領全村父老弟兄、諸姑姊妹的盛意，事完就來。林蓉如言走往平台，見公亮正朝台下說笑答謝。等其說完，便將虎女意思向眾聲言，並說新人自知生長山中，不知禮節，拙於言語，為示誠敬，正在梳洗更衣，並托自己代為致謝，少時出見，如其言語不週，並請原諒。

林蓉人既溫柔美豔，話又中聽，村人又都知她是公遐未婚妻子，將來也要來此同隱，越生好感，聞言歡聲雷動，並請公遐夫婦先行受賀。林蓉知道村中風俗如此，本心是想虎女人太天真，萬一少時答話稍差，美中不足，意欲為之先說買一個好，不料弄到自己頭上。又知村人真個看重，並非敷衍。

公明、秦正方才還曾談起，村人知道公遐要來同隱，昨夜前往探敵，又是那樣勇敢出力，眾人到前業已紛紛議論，想等自己養息數日，傷愈復原，訂了婚期，大舉慶賀。雖對公亮那樣狂熱，難得人家好心，又非做作，只得暗中招呼公遐一同起立，正向全體村人致謝，並由公遐開口，說將來結婚之後，必以全力與全村父老弟兄、諸姑姊妹共同勞逸苦樂等語。

忽聽崖上竹吹信號，公亮首先驚道：「此時如有敵人，應自外來，如何有人往外逃去，此事奇怪。」

邊說邊由席上縱起。公明正令秦氏叔姪三人分頭察看，跟著便聽谷外信號回音。聽出谷外守望的人尚未見到逃敵蹤影，也無別的動靜。

公明方說：「我們內外均有專人守望，又是白天，敵人逃得這快，並還越崖逃出。方才我們未來，村中空虛，如何沒有動靜，卻在此時逃走，令人不解。」

公亮正要下樓，聞言猛想起敵人決無這樣本領，敢於深入窺探。谷口戒備甚嚴，這高危崖先難飛渡，何況越崖而出？真要心上人被村人一鬧，忽然犯性，生出變故；同時想起方才虎女低頭沉吟，面紅不語之狀，好些可疑，心中一急，轉身往裡便走。

剛一進門，迎頭遇見虎女趕出，手上還拿著一片鮮芭蕉葉，見面就嬌嗔道：「你這樣慌裡慌張作什，莫非真的是我影子，片刻都不能離開嗎？還不快對他們去說，方才紅牯來此送信，跟著便聽信號，恐是誤把紅牯當成敵人一面。如其為牠而發，不要在意。牠是尹七兄所遇異人近年收服的異獸，深通靈性，休說自己人，便是對頭不奉命也不至於加害，放心好了。」

公亮聞言驚喜交集，不便說出對她生疑，強笑答道：「我因聽得信號，只知有敵深入，由這樓上縱下，越崖而過，想起四妹尚在房內，心中驚疑，恐有強敵來此暗算，趕來探看，沒想到是紅牯來此送信，這樣高的危崖能夠從容飛越，來時並還無人看出，這等通靈異獸如肯同除巴賊，敵人再多，也不怕不成功了。」

說罷，先取竹吹發出信號，通知內外守望，去的是自己人，一面陪了虎女同出。

虎女經過林蓉代為裝扮，越發顯得容光照人，儀態萬方。見公亮對她目不轉睛，邊走邊看，低聲笑說：「你放大方一點，何苦叫人笑你？反正不久便成夫妻，真愛看我，索性明日回轉安樂洞由你看個飽如何？當著許多人多不好意思。」

公亮便說：「我是在想紅牯進來怎會無人看見？」

虎女手中芭蕉葉業已捲成一個小筒，握在手上，聞言方答：「見了大哥他們再說不是一樣？」

說完，人也走到，剛剛坐定。台下眾人聞得警號，許多年輕壯士紛紛繞路趕去，中途聞得公亮竹吹，聽出無事，又趕回來。

林蓉本隨公亮追進，業已聽出有事，恐眾久等不耐，正向台下聲說：此時新人有事，須與婁、秦諸兄商計，請眾暫候。忽見一人由後樓趕上，進門便向眾人請罪，說是方才正在崖上守望，忽聽身側一股急風吹過，連忙回轉，只見一條小黑影其急如飛，往山下樹林中飛落，這一縱少說也有十多丈高遠，那來路還未看出，再看已無蹤影，知非自己人，不知怎會被其掩進，防守疏忽，事前不知。

這一班共是七人，特意命代全體來向婁、秦諸俠請罪，當眾處罰。

虎女忙接口道：「此事不能怪他。我剛換好衣服出來，忽見紅牯手捧芭蕉葉穿窗而入。匆匆和牠說了兩句，牠便點頭縱出。跟著便聽崖上信號。這東西來去如飛，其快無比，休說七人，便加十倍百倍也攔牠不住，多麼陡峭的崖壁都能壁直走上，一縱二十來丈不算希奇。性又萬分靈巧，常人目力決難看出牠的來蹤去跡。」

「想是來時不知我在何處，又不願把人驚動，特由人力所不能到的奇險之處飛越過來。恰巧一到便將我尋見，交完來信，貪圖近便，照直越崖而出，致被防守的人看破。我曾在森林中親眼見牠演習，端的來去無蹤，神速已極。牠住那地方不是沒有天光，連試好幾次，我只兩次看出。想要打牠一下都未辦到，如何能怪他們？」說罷，便將異人傳書來意告知。

原來公超師徒走後，異人看出葵花毒針所用噴筒機關巧妙，那些毒針大小長短不等，最小的只有半寸，其細如絲，能穿人的毛孔，多好內功也易被其打進。再看噴筒機簧內裡竟有五層，可以連發五次，也是大小不同，針眼細管甚密，有粗有細。

試將毒針裝進，打向草木之上，中處當時發黑焦枯，不知是何毒藥，如此猛烈。後又仔細推詳，看出那些毒針好似女賊精選所剩棄物。二賊是她徒孫，一時好奇，搜集了來，連噴筒都是後來做製或是挑剩之物，所以另一噴筒有好些毒針均不能隨意打出。照此形勢，女賊苦心積慮立志拼命已非一日。

善者不來，來者不善，所用毒針必比二賊厲害得多，此針又是一發就完。聽二賊口氣，女賊師徒五人每人均有一個噴筒，定必到時五面夾攻，一同下手，不見婁氏弟兄本人不會施展。公明劍術雖高，這樣惡毒的兇器也須格外小心。並說，自己藏有一種專御刀槍的獸皮和一些專解奇毒的靈藥，可惜時間匆促，恐來不及，特在附近採了一片蕉葉，用竹籤刺字，命紅牯來此送信。

最好女賊師徒日內不來，或是來了命人和她訂約，三日之後在兩山交界樹林之中與之一分存亡。有此兩三日工夫，便可將那獸皮製成幾套衣服面具，與男女諸俠送來穿在身上，只要留意雙耳鼻不被毒針打中便可無事，並將毒針帶回，用靈藥試驗，有何解救。有此皮衣，便日後大破賊巢時也有不少用處。

又命虎女留意，女賊師徒如來，二虎不可放出，免為毒針所傷。上前答話的人越年輕越好，最好是個幼童。女賊向來驕狂，常說差一點的人不配和她師徒動手，經過十五年來臥薪嚐膽，日夜苦練，非但女賊本領越高，手下男女賊黨也都各有專長，尤其是那隨同應敵的三女一男更是凶毒，輕功也極高強，請東山諸俠千萬不可輕敵。異人也許設法在此三日之內能夠將她攔住更好等語。